



年怕中秋月怕半。中秋节一过,年就近了。

一年的时光走得总是很快,伴随着岁月的增长,人们心中的渴望不断地向外扩张去,而就生命来说,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萎缩、收敛。

中秋节,又称月夕、秋节、仲秋节、八月节、八月会、追月节、玩月节、拜月节、女儿节或团圆节,时在农历八月十五,因其恰值三秋之半,故名,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八月十六。

中秋一词,最早见于《周礼》,《礼记·月令》上说:“仲秋之月养衰老,行糜粥饮食。”

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。《礼记》上记载:“天子春朝日,秋夕月”,夕月就是祭月亮,说明早在春秋时代,帝王就已经开始祭月、拜月了。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,逐步传到民间。

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“秋”字的解释是:“庄稼成熟曰秋”。八月中秋,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,农民为了庆祝丰收,表达喜悦的心情,就以“中秋”这天作为节日。“中秋”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,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,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,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“秋报”遗留下来的习俗。

“中秋”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。多好,像锄头入了土里。

二

乡下的中秋节是一个很隆重的节日,走外人,或者在城市里参加工作在外乡下的人,八月十五这一天总要提二斤月饼赶回家团圆。在他们还没有到家之前,其实家里人已经把月饼打下了。

童年时常常在中秋节到来时唱一首歌:

八月十五月儿明呀
爷爷为我打月饼呀
月饼圆圆甜又香啊
一块月饼一片情啊
爷爷是个老红军哪
爷爷待我亲又亲哪
我为爷爷唱歌谣啊
献给爷爷一片心哪

乡村的孩子正是换牙的年龄,从村口那棵很老的老槐树下走过,声音听起来有点跑风漏气,可谁会认真听他们唱呢。正是秋忙时节,劳力都下地了,秋天的庄稼到了季节的末尾,老天开眼啥都好,就怕老天闭眼来一场秋雨,庄稼就要烂地里了。

女人们在家忙着打月饼,还没有祭拜了月神,娃娃们馋嘴猫似的,闻着香就来了。

一群娃娃围着打月饼的炉子,脸蛋被炉火烤得通红,大人们不吃月饼,案板上掉着的芝麻粒,看见了,小手伸过去摁一下迅速连指头伸进嘴里。

一粒芝麻在牙齿间咀嚼,没有吃到的偶尔被女人们赏一粒芝麻,兴奋得越发起劲唱。一只猫卧在门墩上,不时地偷看一眼,但它没有动,它是一只吃老鼠的猫。

院子里有一棵枣树,小鸟排队似的一页页走来,被鸟蹬落的枣子红红地落了一地,娃娃们也不捡,能落在地上的枣子都是虫子钻进枣心里了,咬一嘴,尽是虫子的屎。

月饼馅儿真是香啊。

排队等着烤月饼的女人们,还没有做好馅儿的,借了主人的火和铁锅倒入自己的白芝麻,铁铲子搅拌翻炒的刹那间,猫也闻见了香,猫叫着绕着女人腿转两圈,好没有意思地走开了。白芝麻在锅里飞溅,由白变成淡黄色,炒好的白芝麻放在盘中冷却至凉。核桃仁、花生仁也放在铁锅中,用铲子不停翻炒,使其出香味。炒好的核桃仁、花生仁也放在案板上,用刀切成碎小的颗粒,放入一半白芝麻、一半核桃和花生仁,铁锅不闲着,用油炒面粉,放了糖炒,粉料充分吸收油脂,变得湿润了就开始拌馅儿了。

打出的月饼放在簸箩里,女人们端着打好的月饼离开时,嘴扯了老大笑说:“用么,还用么?不用我拿走啦。”

她是在自己的月饼模子呢。

好月饼模子堪称民间艺术品呢。月饼有文字可考的时间在北宋,苏东坡诗中有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馅和酥”。

如是说,月饼模子的历史似乎也应追溯到宋代。但流

三

祭月结束,开始吃月饼了,一个月饼用刀对切成四块,一人一牙儿,酥酥的外壳,一窝馅儿,生怕掉在地上,吃时仰着脖子,有时候吃急了不小心呛了喉咙,吃进去的月饼一下就喷了出来,大人看见了伸手打过来,总归还是心疼,又递过一牙儿月饼。

故乡的月色

□赵炳鑫

当天空开始变得深邃高远,这就意味着,秋天来了。

即便不是秋高气爽的日子,却也别有一番风味。比如乡下秋收后的原野,收割后的麦子、胡麻、荞麦、糜子……打成捆全码在了地里,如分娩后的母亲守护着怀里的婴儿,甜蜜、幸福、安详。乡下的秋雨滴滴答答,静静地落在即将枯萎的叶子上,错落有致,如琴弦上跳动的音符。有时,天是灰的,却不阴霾。即使觉得似乎暗沉沉的,却又令人神清气爽。头顶蓑衣的老翁,骑在牛背上的牧童,手挥红纱巾哼着山歌的姑娘……都是天地间最温暖和谐的画面。

然而,这一切都抵不过我对故乡秋夜月色的怀念和向往。季羡林曾写过一篇《月是故乡明》的散文:“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,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……在这期间,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,我看过了许多的月亮。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,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,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,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,我都看到过月亮。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,我都异常喜欢。但是,看到他们,我立刻就想

到故乡的小月亮。对比之下,无论如何我也感到,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,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。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,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。我的小月亮,我永远忘不掉你!”这一轮明月,不仅寄托了老先生对故乡的多少思恋和热爱,读之让人动容。

我的故乡在山西大同,在我儿时记忆里的村口大榆树顶上偷偷爬出来的那轮金黄月亮,早已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初月升起来的时候,我们或骑着毛驴,或爬在牛背上,数着天上亮晶晶的星子,赶着星一路说笑逗趣,向家中走去。嘴里叫着:“狼来了,虎来了,咧嘴背着鼓来了,老婆子扛着杖来了,小媳妇背着花来了。”我们用这些童谣装点着无忧无虑的日子,洒满月光的小路上,留下了我们开心的笑容和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。

仲秋季节,那片湛蓝深邃的碧空中,嵌着一轮满月,似镜般明亮,又如纱般朦胧。白露暖空,素月流天,乡村沉浸在这柔和的银光里,安宁而静谧,实实一幅写意画中的神品。

“幺娃儿,回家吃饭喽——”不时有

犬吠之声从远处传来,夹杂着娘喊娃儿回家吃饭的声音,也是在这柔美的月光里拖着长长的尾音,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韵味,让人回味。你可坐在门前的那段矮墙边,也可在河畔上,听小河里如潮的蛙鸣。在溶溶的月光下,那声音显得优美而神秘,你会生出一种宁静平和的心境,去体味万物生长的那种灵性。

记得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,奶奶在那个城堡似的大院里带着我们一起祭拜月亮。奶奶是一位精通面塑的民间艺人,她给我们几个孩子做月饼,同时要供奉天宫里的嫦娥。奶奶说,嫦娥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子。有一次,她偷吃了王母娘娘的两粒长生不老的仙药,就奔月而去,变成月精了。长居广寒宫的嫦娥,思夫心切,而她的丈夫后羿也非常想念她,期望能与她团聚。有一天,一位仙人路过后羿的家门,发现后羿闷闷不乐的样子,问他为什么不开心,后羿如实相告。于是这位仙人就给后羿指点方法,即在每年的八月十五月圆之夜,以面粉为料,团成圆月的形状,置于院子西北角,并向月亮呼唤嫦娥的名字,嫦娥就能在三更时分回家团聚了。

奶奶一边在院子的小茶几上摆放

月饼,一边给我们讲这美丽的神话故事。在溶溶的月光下,我们几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。后来我长大了,知道这些神话仅仅是人们接千载的梦想,但嫦娥式的忧伤却挥之不去。特别是读了“白兔捣药秋复春,嫦娥孤栖与谁邻”“斟酌姮娥寡,天寒奈九秋”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”……

几十年后的这个夜晚,在塞上小城偏远的西郊,我披上外衣,借着皎洁的月光,独自来到校园西边的小院里散步。在校园的幽园曲径中,草虫低鸣,蛙声如潮,月色如水般倾泄下来,幽光斜照,一洗碧空。这里的塔松、桧柏、黄花榆、白桦、梧桐、香椿、兰草花也都披上了油画般的色彩。小院前的喷泉在弹奏着优美的旋律,宁谧的校园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如果脑中响起班得瑞的钢琴曲《那安静的角落》,你大抵可以听见,月光如音符般轻轻滑落下来,落满了你的头发、你的手臂、你的肩膀。如果你把手伸出去,就可以触碰到那音符,就可以接住它的浅吟低唱和诉说了。

这让我仿佛回到我久违的故乡,想到了故乡的月色,此刻,这一轮满月应该与乡下的那个满月是一样的吧。然而,给我讲童话的奶奶早已远逝了,我只能在这溶溶的月下,仰望月色辉映中隐约可见的那张慈祥的脸,想起那一片在风中挥舞的蓝袖,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落……

乡间的月色真好啊!可是,还能回去吗?唉,怕是回不去了。



有竹庄中秋赏月图(局部) 沈周 作

團結湖

我们这里,称月亮为“爷”。妇人们抱着孩子朝天上看,指着月亮说:“看爷爷,看爷爷!”这有点奇怪。我们对传说中的嫦娥、吴刚、白兔、蟾蜍似乎并不认账,传说嘛,那只是传说而已,听听罢了。我们一直把日月并尊,日头是“日头爷”,月亮是“月亮爷”,一个管昼,一个管夜,日头落下月亮升起,月亮落下日头升起,各司其职,互不干扰。而每到八月十五,我们照例要拜月,拜的却仅限于女人,男人是不参与的。

我从小就跟着祖母拜月。那时住旧房子,院子是土院子,地面什么也没铺。院里有一棵槐树,有一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院里拱出许多小槐树苗,这里的土突然拱起,冒出一簇簇青绿的芽,那里的土也拱起,冒出一簇簇青绿的芽。它们不择地方,想在哪儿冒头就在哪儿冒,冒出来长得飞快,见风就长,嗖嗖的,几天就成了小树。我们只好不停地铲,不停地拔。祖母说这棵树是母槐树,它长了十几年,长大了,开始生小树。祖母就在母槐下拜月,它长在院子西侧,而月亮从东南升起,桌子摆在槐树下,正好抬头看月。

拜月得扫院子。中秋时分正是收庄稼的时候,院里堆着棒子皮、花生蔓、谷子秸、芝麻秆,都得清走。清走之后扫地,先用大扫帚,再用细篾条帚扫,两遍扫过,地面细腻得像铺了一层布。蚁窝也被扫没了,几只米大的黑蚂蚁从穴内钻出,走走停停,摇着触角互相打探。祖母摆上家里唯一的长条饭桌,桌上摆几个白瓷盘,盘内是供果。那时水果稀少,为了多摆几个盘,祖母摆几块山楂,煮一盘花生,也放到供桌上。月饼摆得更是漂亮,五个月饼分两层放,下面三个上面两个。这么一桌子供品一摆,馋得我直咽吐沫。这还不够,供品前头,还得放个堆满白沙的小碗,碗中插上三炷香。

供品在天将黑时摆好,摆到月亮升高,祖母拍打拍打身上的土,在桌后跪下,我跪她脚后,跟着磕上三个头。磕了头,她直起身,双手合起,闭上眼念念有词。念完,扭头指点我,快对月亮爷说:“合家平安,老人长寿,孩子活泼。我依言说完,再磕三个头,爬起来,就算拜过月了。我们拜过之后,我妈拜,她总是独自拜,拜的时间也长,跪在供桌之后喃喃地说个不停。那时我父亲随剧团全国各处跑,八月十五也未必回家。她的祝祷词内容丰富,既要保佑合家,又要格外照顾我出门在外的父亲,保佑他在外平安,不生杂念。当然,她最希望的是父亲回来,八月十五,团圆团圆。此时月亮越来越高,越来越亮,越来越大,大得像个洗脸盆。三炷香冒着青烟,袅袅地朝月亮飘去。

我盯着供果:这什么时候能吃到嘴啊?月亮爷什么时候吃呀?它不会吃光吃净吧?头一回拜月,我就是这么提心吊胆,生怕磕完头朝桌上一看,什么都没了。结果当然是还在,苹果是苹果梨是梨,月饼依然是下三上二的五个摆在盘里。拜了月我们回屋,院里静悄悄的,麻雀躲在檐下的窝里睡觉,横空飞过一只喜鹊,露水无声无息地落在桌上。祖母坐在炕上,估摸着月亮爷已把供果的香气吸个差不多,让妈妈把供果撤了,再放月饼就会被露水打湿了。此时香已烧尽,沙碗内的白沙发着冷光,水果上凝着几滴水,月饼确实潮乎乎了。

把供果端进屋子,我妈拿起一块月饼,用刀切作四角。每人一角,余下一角留给父亲。月饼是那时最普通的月饼,猪油馅里掺着青红丝,拌着炒芝麻炒花生,饼皮上印着大大的喜字。我一手拈着这块月饼,一手在下巴处接着,掉下的渣渣儿如数扣入嘴里。月饼下肚,再吃水果,苹果也不甜,梨也不甜,月饼的浓香浓郁冲击得水果黯然失色,寡淡无味。

但那年的八月十五父亲给了我一个惊喜。拜了月吃了月饼,睡到后半夜,好几只手推我,推得我坐起来。一块硬东西压上我的嘴,一吸气,异样的香,立刻醒了,睁眼一看,分明是块罕见的月饼。我凭本能猜到这是月饼,它很小,皮黄,还特别酥,一碰就掉薄皮,那皮是透明的。这是当时村里还很罕见的酥皮月饼,父亲在外地演出,分到三个,他回到县城,顾不得休息,借了辆车子,揣着这三个小月饼,骑了20多里地,只为在这个十五的夜里赶回家,与我们共享酥皮月饼。